

CHENYUANYUAN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 陈 圆 圆

震动了京师的情爱

姑苏名妓或关外

士人曾李自

乱世情侣

吴三桂的剑光

歪脖子树上吊死崇祯

宁远总兵吴三桂



金城出版社

何炜·著

I24.3  
220-  
C1

长篇历史小说

陈 圆 圆

何 炜 著

金城出版社

RCH-72/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圆圆 / 何炜著 - 2 版.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0.5  
ISBN 7 - 80084 - 093 - X

I . 陈… II . 何…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400 号

**金城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30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2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ISBN 7 - 80084 - 093 - X / I · 10

定价: 19.80 元

## 内容简介

陈圆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妓女。

因为她，明朝辽东军事领袖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扫荡中原的新皇帝李自成、大将军刘宗敏，在山海关 30 万军队大厮杀，多尔袞趁势率清军席卷关内，迁都北京，定鼎九州。

陈圆圆先后和四位皇帝及军事领袖纠缠在一起：崇祯、李自成、永历、吴三桂、刘宗敏。在她色艺冠绝天下的身躯下，他们都一一覆灭，最后吴三桂也死在康熙大帝的剑下……

刀光剑影、阴谋机巧、性爱强暴、政权交锋；皆在这历史的大波折中疯狂呈现。

比西施更美，比吕后更阴险，比武则天更放荡更对权力入迷。

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女人。

## 主要人物表

**陈圆圆：**苏州名妓，色艺冠绝天下。周皇后将她献给崇祯，崇祯又将她赐给田弘遇，后吴三桂娶其为妾。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为刘宗敏掳掠。吴三桂称帝时，陈圆圆出家为尼。

**吴三桂：**出身关外望族，从小以勇威敢战闻名于天下，是明朝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因仰慕陈圆圆色艺，娶其为妾。明亡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灭李自成，成为三藩之首。后称帝反清，病死于军中。

**崇祯帝：**明末皇帝，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自缢而死。

**田弘遇：**崇祯帝爱妃田氏之父，放荡享乐，身边多风尘女子，尤为宠爱陈圆圆。后因急于结交实力人物，忍痛割爱，将陈圆圆送与吴三桂。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破明朝都城北京，推翻明王朝。进京后，由于骄傲自大及策略失误，导致山海关之战大败而回。此后被清、吴联军一再击溃，最后死于湖北九宫山。

**刘宗敏：**李自成手下最重要的大将，作战勇猛。进京后，与李自成产生矛盾，纵情酒色，残酷拷掠，并把吴三桂爱妾陈圆圆抢回家中，导致吴三桂的反李。后被吴三桂缢于黄州。

**多尔衮：**清帝皇太极第九皇子，有雄才大略，率清兵入关，与吴三桂一同打败了李自成，并阻止吴三桂复明。后策动顺治帝迁都北京，定鼎中原。

**南明弘光帝：**福王之子，史可法称之为“七毒俱全”，淫乐而乱政，很快被清军覆灭。

**永历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吴三桂缢杀于云南。

谁也没有  
想到，这  
两个人物  
的相遇，  
竟然最终  
使历史改  
变了它沉  
缓的步伐。



## 目 录

- 第一章 姑苏名妓或关外疆场 ····· 1
- 第二章 尚方之血 ····· 19
- 第三章 宁远总兵吴三桂 ····· 29
- 第四章 关外之夜 ····· 43
- 第五章 皇城，幽深的内宫 ····· 53
- 第六章 龙椅上的崇祯帝 ····· 67
- 第七章 田府中的美女 ····· 73
- 第八章 忍冬之香 ····· 79
- 第九章 震动了京师的情爱 ····· 93
- 第十章 歪脖子树上吊死崇祯 ····· 109
- 第十一章 新皇朝的盛宴 ····· 123
- 第十二章 马上天子李自成 ····· 129
- 第十三章 刘宗敏马背上的陈圆圆 ····· 149
- 第十四章 她要促成历史的公平 ····· 167
- 第十五章 吴三桂的剑光 ····· 179



第十六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 · · · ·	191
第十七章	做死尸的权利	· · · · ·	199
第十八章	山海关大战	· · · · ·	211
第十九章	她看见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和终结	· · · · ·	233
第二十章	莲儿	· · · · ·	237
第二十一章	乱世情侣	· · · · ·	251
第二十二章	多尔袞阻止吴三桂恢复明朝	· · · · ·	267
第二十三章	李自成的闷酒和感冒	· · · · ·	281
第二十四章	姐妹之争	· · · · ·	297
第二十五章	刘宗敏风中晃荡的尸体	· · · · ·	305
第二十六章	南京,又一个七毒俱全的新皇帝	· · · · ·	319
第二十七章	政治不是儿戏	· · · · ·	333
第二十八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 · · · ·	345
第二十九章	王宫风流	· · · · ·	361
第三十章	我和影子,谁是最真?	· · · · ·	371
尾 声	一切如梦如烟	· · · · ·	385
附录一:	大事年表	· · · · ·	389
附录二:	关于陈圆圆被强占的问题	· · · · ·	391
附录三:	清朝吴伟业《圆圆曲》	· · · · ·	397

# 第一章

## 姑苏名妓或关外疆场

陈  
圆  
圆

第一章 姑苏名妓或关外疆场

明天启六年（1626年）晚春。

一片古怪的黑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覆盖在辽阔的中国大地的上空。北起长城，南至岭南，东到大海，西逾陕西，无不笼罩在这片死沉沉的乌云之下。

北京。

金碧辉煌、雄壮高大的皇家建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变得灰暗、冷落，甚至显得有些渺小。乌云像一床厚厚的破棉被，把大地和城市捂得严严实实。乍眼一看，雕着青铜龙凤的高高的飞檐似乎已被黑云压得弯曲和变形了，而宽阔的琉璃瓦的屋顶，则在逼迫中向下凹陷。

盘桓长达3天的黑云带来一种令人疑惑的臭味，像硫磺又像腐烂的臭鱼，充斥在大街小巷，钻进房屋的窗户，把人们熏得头昏脑胀。黑云还可怕地遮挡住了阳

光，大白天里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处在黄昏之中，一片黯然和昏蒙。

惊慌和恐怖像瘟疫一样蔓延。

每个人心里都在问：这是天谴吗？

名不见经传的道士的话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中原：末世来临！

第三天，一位皮肤黝黑，须髯灰白的老人拄着拐杖正登临帝都的最高城楼。青色大条石砌成的阶梯笔直而陡峭地通向上方，在老人眼里，它几乎就是通向高高的天上。老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城楼，他停下来，倚靠在古老斑驳的锈色城堞上，俯视着黑雾中朦胧的皇城。然后，他抬起头来，昏浊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他就这样定定地看着天，一动不动，像个雕像，只有灰白的须发在轻风中缓缓拂动。过了一个时辰，老人沉重的头颅埋下来，埋在了自己的枯草般的胡须中。一个几乎听不见的说话声从他的无牙的嘴里嘟囔而出：

“末世……天意……动荡……死亡……”

他在巨大的城楼背景中走下来，蹒跚、苍老，孤独得令人绝望。

苏州。

临河的一条小巷里，丝绸商陈鸿儒正心烦意乱地在他铺子的檐下来回踱步。河水因干旱而下降了一半，现在还勉强可以行船。陈鸿儒从记事起就从来没见过江南有这般干旱。在河那边不远的一块空地，一个以木材架起的高高的祭台引人注目，上面彩旗翻飞，在烈日下十分壮观。苏州商民集资请的一位天师正身着大红道袍，手持桃木剑，站在坛上施法请雨。他的64位门徒在台下按八卦阵形团团相排，每当师父在坛上大喝

一声“疾”，他们就按卦形点燃硕大的鞭炮，轰轰轰轰一阵山响。苏州商民全都顶着烈日，前往祈雨。

陈鸿儒为这次祈雨捐了20两银子，但他却无法脱身去祭坛，因为他夫人就快临盆了。他的心情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自己年近40，终于有了后，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了却了他多年的愿望；恐惧的是今年三天黑云后的大旱，以及近年来的种种乱世之兆和灾变、瘟疫，生在这个时候，这种疯狂的末世，这个婴儿会有怎样的前途呢？

内室时时传来产妇的痛苦呻吟声，陈鸿儒焦燥地走来走去，直到脑袋发昏，才蹲坐在门槛上出神。由于一夜未睡，思虑太多，他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猛然，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传来，把他吓得跳了起来，原来是祭坛那儿鞭炮齐鸣，数万民众发出呐喊。这时，内室里一声尖锐的啼哭声像刀锋一样窜出来，响亮刺耳，似乎把祭坛那儿的祈雨声都给盖住了。接生婆满脸汗水地跑出来，说：“老爷大喜，得了一个千金！”

傍晚，陈家阖家正沉浸在这个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中。却听到门外有一种橐橐的奇怪声响，它渐渐由街上临近，最后在门前消失。陈鸿儒心头一阵紧张，立即屏神静息地细听，外面静默一会儿之后，那橐橐之声又轻轻但坚决地敲响了门板。

一个苍老而略有些嘶哑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有要事相商，关于你的女儿。”

陈鸿儒看到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他瘦削阴沉，一身干净的衣服，手里拄着一根竹拐杖。他满怀惊奇地把瞎子让进屋坐下，并给他倒了一碗茶水。

瞎子凹陷的面颊有一大片阴影，他的凸起的长下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长胡子，当他说话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他的嘴巴在动，“听着，别问我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

瞎子沉默了一会儿，又用干涩的声音说：“今天下午祈雨时，你女儿是不是刚刚出世，并十分响亮地啼哭了一声。”

陈鸿儒满腹狐疑地回答：“是。”

灯光把瞎子照得脸上一片阴暗，陈鸿儒只觉得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别以为我是疯子。但我还是要劝你把她溺死，或者，由我带走。”

陈鸿儒腾地一下站起来。

瞎子仿佛陷入了沉思，他以一种非人间的语气说：“乱世来临，生灵涂炭，奸佞得志，忠良被杀。乱世之中，此女如长大成人，必是祸害根源。”

陈鸿儒对占卜预测之术半信半疑，但他决不相信他女儿会是“祸害根源”，他对瞎子说：“我女儿即使长大后也不过一介妇人，别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瞎子并不生气，仍旧喃喃自语：“几条龙纹聚集于之，恐为群龙交汇出入之穴。至于她未来的境况，我也无法参透。但凡是女儿为龙之舍者，人世祸害与大变必从她而生。我，一个陌生人，为她奇异啼哭所惊，寻到这里，就是特来告知于你。”

“这样吧，”瞎子又说：“我今夜子时在门外等你，你把她交给我。”

陈鸿儒心里空荡荡说不上话，他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头上、身上一片冷冷的虚汗。他喃喃说道：“走吧！你这个不吉利的瞎子。”

瞎老头站起来，边走边说：“一切皆有定数，你看着办吧。唉，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呵！”他手杖的橐橐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小巷深处。

很多年过去了。

姑苏，吴三桂看见水中垂柳的浓绿的荫影，它们就像水的肌理在碧波中幻动。

妓院，女人的世界。

江南美妓粉白细滑的皮肤刺激着他年轻的身躯。

然而，这不算什么。据说陈圆圆比所有妓女迷人千万倍。

他策马而行，浓荫中隐现的青瓦白墙以一种跳动的节奏迅速向后流去。年深日久的木栅栏和雕楼木屋散发出余辉中金色的静谧。

这个水环湖绕的城市，那些纵横交叉的河流和湖泊，在他脑中仿佛一座迷宫，引动一种莫名的愁思。这种愁思到夜晚变成一种隐秘的疼痛，让他焦躁，多情而迷茫。

他好像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随后看见临水的一座木楼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把一盆水哗啦一声倒进河中，两支莲藕一样雪白的手臂在端起木盆的时候一闪，又隐回洗澡的室内。他想，这种感觉，这种隐秘的疼痛应该是关于一个女人和她的笑声的。但她在这迷宫般的城市中隐而不显，他注定恍惚而迷茫，直到她出现。

他在这城市已游荡了好几天，此刻他去赴宴，中了武状元，父亲又是辽东军事集团著名的首领，前景就跟成熟的玉米棒子一样有金色的可口的美味，又一样平凡可得。缺少的就是三下五除二，弄去这上面补丁一样难以令人忍受的平庸和令人生疑的顺利。

可是姑苏温暖的黄昏只是使他迷离。

“茉——莉呀！茉——莉花呀！”

一个穿绿灯笼裤的小女孩提着一个篮子，一只手掌上托着穿成串的茉莉，从街道的余晖中走过。她的声音令人想起雾气

朦胧的雨天。他放慢马速得得骑过时，小女孩还是有些惊慌地闪到一旁，一边抬头看他。一张苍白而小巧清秀的脸，又是一个美人坯子。他走了很远，那双狐蹄一般的红色鞋子还在脑中晃动。

几个女人穿着青色、白色和红色的长裙，在河岸那边倚在低矮的柳树上，热烈地讨论镯子和坠子的式样，手中的团扇偶尔晃动几下，叽叽喳喳，扭捏作态。

这里真是女人的世界，有一些炊烟，河流和房屋似乎都在懒洋洋地散发着黄昏的热气。他的马跨过两级石阶，开始从白色拱桥上通过。担着两个竹蔑担子的黑瘦的男人在他身边叫了一声：

“菱角儿——！”然后慢吞吞走过。

她喜爱什么？木樨香还是茉莉，这个名噪一时的女人。黄昏的光线使他陷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预感中，白色拱桥下的水和柳下的女人，这些场景这一刻带着青色的幽深和金色的温暖气息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在什么时候将会重新浮现。

远远地，他看见了一些豪华的红漆雕花马车，车身一些卷曲的植物的花纹上所镀的金在夕晖中闪着浮华的金属的光泽。波浪形的矮墙上覆盖着茂密的神秘的忍冬。那股香味不知不觉像云朵一样浸濡过来，飘落在他发肤，并沁入他的肺腑。神秘的清香让他仿佛在梦中。那些豪华马车已空空如也，神秘的追逐者们留下他们的马咀嚼着草中的矢车菊。

一切恍然若梦。他和他的马都站在门前，在忍冬黄昏的香气中迷失，并砰然心动。而且和以前追逐女人那种永无魔足的虚荣心和变动不居的欲念无关。一切都仿佛是某种命运布置出来的神秘的场景，跟在童话中一样。

陈圆圆正在天韵阁院中的盛筵上。

她完全没有预感。

她站在客人中，神思恍惚，跟许多个宴会中那样看着那些年龄不一、身份不同，但都充满了狂热和隐秘的渴望的脸。

烛光在浅蓝色的假山石和大簇大簇的菊花之中已经点燃，晚宴晃动的人影使她有些心不在焉。请别拒绝我。那个严肃的老官僚说请别……想想看，你家里还有5个老婆6个娃娃哪。

他平时都干些什么？他奏了自己的政敌一本，后来那政敌流放了，就是策划阴谋那玩意儿，听说就要升一品了，他总是那副正经的模样儿。啊，孩子，木樨酒没有了，换菊花酒吧，今儿可是菊花会。你叫我孩子，我可真要做你的干儿子了。那个二十多岁胖胖的公子盯在她的裙裾后面。不，你给我当儿子，年龄太大了。没关系，安禄山比杨贵妃大20多岁，杨贵妃不是照样当干妈，好好的！我还大不了那么多嘛！等我当贵妃的时候你再来吧。她说。然后她高傲而纤细的腰身转过来，正好面对了院门。

然后她就看到了院门口站着的那个提着一柄马鞭子的男人。黑色柔韧的鞭在他手中使他像一个操蛇者。就像远古神话中守卫之神或镇山起风雨的使者。他的目光怒气冲冲，眼光灼灼。她十分费力地回忆这种十分遥远而幽深熟悉的眼神，这种带着某种焦躁的攫人的饿鹰一般的眼神。

她为这眼神野性的非同凡响所吸引。

这不合规矩，她想，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伟岸而英俊的人，大约把这儿当成一般的妓院，随随便便就闯了进来。大众情人，不过她不能不承认她是为所有人所渴望的大众情人。色、艺、妓是她摆脱不了的笼罩的网。她高傲地笼罩在这张灰网之中。她转回身，娉婷地走去。她的背影深深敏感地接受着那灼热的目光。



这个母性中的母性。

女人中的女人。

吴三桂强烈地想拜倒在她脚下，又想疯狂地强奸她。

他的眼睛不由自主的紧紧迫随着她，感到一旦离开，这个精美绝伦的奇迹就会消失。

烛影、花影和人影在她的身边拱卫着她，一种悲喜失落的紫色的雾霭，使她充满了可望而不可得的诱惑。这个男人竞技场中的不可多得的奖赏品。它的神秘的性质就在于这种竞技与奖赏完全不可预料，谁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力量最终取得胜利，体魄？金钱？权力？智慧？……这种审判使众多平常感到富足的人忧心如焚，又充满愉悦的期待。

“圆圆，圆圆，唱一曲吧！”一个手指上戴满了金戒指的螃蟹脸的男人站起来叫道，那双圆鼓鼓的眼睛温顺得像一只猫。大商贾，运河上的的败叶。瞧他枯草一样稀疏发黄的头发，头顶上更为稀少，只有旁边一圈黄发在愉快地生长。

几个风流才子对他鄙夷地撇撇嘴。折扇哗地一声打开，眼睛斜睨地扫了一眼，尽管觉得这些浊物在她身边有辱其清雅，但在其身边搅动的这一股纸醉金迷的昏浊的气氛，又使其冷傲与柔弱愈发使人怜爱，愈发脱俗，反成了其陪衬了。心里则期待着这提议得以接受，终于忍不住也发出一阵鼓噪。

黄昏已落尽余晖。

月光悄然披露。她微微提起裙裾的前襟，款款走向高台。她的脸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辉。这柔和白色的光泽从她脸上散发出朦胧的光晕。视而不见的迷离的眼光。一时间空无一物的静寂和期待。

她在琴板上先敲出先轻后重的一阵鼓乐之声，配合着钟铃的磬响，阵阵潮涌的节奏使人们感到就像心也在被敲打和鼓动